

新
唐
書

三十

馬燧列傳第八十

唐書二百五十五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寺卿待郎充集賢殿脩撰朱軫奉
敕撰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天侗儻
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
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
戰策沈勇多筭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
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珩傾其本根使西不得
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
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
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
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
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
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

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能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東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爲禮瘞暴苛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爲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

熒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兩河盜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旣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洺

將張仝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
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
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
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
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
臨洺饗食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
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
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
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
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
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
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責軍其

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芄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洙以鐵鑊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上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奏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

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眞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眞軍抱眞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安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眞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眞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眞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眞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

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
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
以示協一然議者各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
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
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
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渚爲東隍省守裨萬人又釀汾環城
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
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
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譴諭皆以州降因拜
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曰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
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曰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
讓曰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
仗以授曰知曰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
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

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兢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遠令掠士女
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
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
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
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
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
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
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
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
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涕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
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五不逮遠矣進營
篤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

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閭晏孟寶張清吳罔等
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
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
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
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
游瓌等合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頗熱
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頗熱俱朝盛言
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
劫城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
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
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
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
與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什帝親掖之詔
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

唐書列傳八
太傅諡曰莊武子彙暢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牟侵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答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玄畧爲戒有司諡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遷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城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城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

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賊顧左右去槍叱騎
馳賊既還虜踊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
天下今敗于虜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
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
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
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
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
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
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
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城爲中
軍都虞候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
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
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

日鑿斬園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奉供御帝
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翬翟紅袍左右官人趨走宴賜拜
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
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垣城
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墜帝召城授以詔書
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
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設矣令馬承倩往有急
可奏城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
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
城者皆凍餒甲弊兵賸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
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
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
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戶五百乘輿
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吐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城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罷還河中

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珽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跼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珽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鎡爲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戢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

入定境焚屠甚厲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索州司馬還爲素王傳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旣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